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三十一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五　　宋　王與之　撰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典瑞若今符璽郎○鄭鍔曰瑞器也俱用玉以為之同掌於此名官特曰典瑞者蓋器以禮神不憂臣下擅改作惟瑞以為合符之驗天子以是而驗諸侯以知其從違諸侯以是而合乎天子以見其臣服非祭器之比其典之者尤當致嚴故特以瑞名

官

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鄭康成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鄭鍔曰玉瑞者王與諸侯所執之圭璧使者所執之瑞節玉器者祀天祭地祼先王致四時之圭璧璋瓚也或圭或璧其名不同其色亦異故當辨其名物及其用之也或祀天或祭地或朝日或覲聘或治德或結好或和難故又當辨其用事設繅藉以為之飾者內

有寶以體之外有文以章之然後禮可觀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鄭司農曰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劒也○賈氏曰凡帶有二大帶大夫以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內故曰紳帶之間玉人職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楊氏曰大圭不瑑象天道之質朝日次於祀天故晉之鎮圭用以朝日故執之○愚案鎮圭說已見大宗伯六瑞　日為衆

陽之宗上有以參天地之神故用大圭鎮圭繅藉以

朝日

陳氏曰曲禮曰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左氏曰

藻率鞞鞛鄭氏謂繅所以薦玉木為中榦用韋衣而

畫之廣袤如其玉之小大蓋玉之藉以藻而繅之長

眂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

質存乎内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

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

殺以兩子男大夫聘玉皆二采者禮窮則同繅或作藻冕藻織絲為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無據也繅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圭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𤣥纁繫長尺絇組是也璧繅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平王再拜皆厭璧紐是也〇賈氏曰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而為一就又云二采一就者以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為一行二采共為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各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匝二行為二就就即等也故聘禮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曰三色色為再就

即六等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為一等是等為一行亦就據單行言之也○曲禮疏曰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為一就故五就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為一就故三就二采二就者亦采別二行為一就故再就一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采則別唯一行共為一就雜記及聘禮云三采六等故知天下諸侯采別為二等也○王昭禹曰設色者采藍以為青采沙以為朱五采藍沙之類也采色一成謂之一就五就則五色皆成也

鄭康成曰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黃氏曰

覲禮載朝日之禮蓋時會殷同王既揖諸侯於壇乘龍輅載大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所謂大朝覲也常朝春朝之日諸侯有修歲事而朝者豈非帥之而出歟國語大采朝日蓋日朝焉○王氏詳說曰經籍有言日不言月者有并言日月者且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見於馮相氏而堯典於仲夏則曰欽致而已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見於典瑞而玉人於土圭則曰致日而已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未有祭天不及地未有祭日不及月并言日月者備陰陽之義言日不及月者尊陽而卑陰之義郊之祭也

大報天而主日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則郊之朝於天又可知矣言祀天地之圭而不言朝天地之圭豈其亦大圭鎮圭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易氏曰此圭璧繼於鎮圭之後即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然上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侯伯七命故信圭躬圭七寸子男五命故穀璧蒲璧五寸此命數也若桓圭

信圭躬圭繅藉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之繅藉皆二采再就非命數也用以藉圭璧而隆殺寓焉○鄭鍔曰天子受瑞於天故朝日則薦之諸侯受瑞於天子故朝覲宗遇會同則薦之玉以比德而薦之以柔順之繅藉所以明下事上之道也

鄭康成曰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

鄭司農曰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

諸侯相見亦如之

鄭鍔曰非特見王之時其薦玉之藉若此諸侯自相見亦然因其三采二采之別以知其爵之高下國之小大且以明其鄰國交際之禮無非本於文明柔順之道○鄭司農曰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隐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

鄭司農曰瑑有圻鄂瑑起○易氏曰此諸侯遣臣聘

覲於天子者然公侯伯以圭而其臣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亦以璧不特此而已圭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臣非可以踰乎君其用異也鄭氏謂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學者遂因以推圭璋之文殊不知玉人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夫人又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所謂瑑圭璋璧琮者與圭璋璧琮固自不同五等諸侯以桓及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瑑之五等諸侯或三采三就或二采再就

而其臣特二采一就此所以為尊卑之分○林氏曰禮於朝覲之玉言其所瑑桓信躬蒲榖是也覲聘之玉言瑑而已瑑圭璋璧琮以覜聘是也若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瑑玉人所謂諸侯以享天子是也

鄭鍔曰薦玉之繅藉皆朱緑二采一就二采所以成文一就所以見純一之義○鄭康成曰大夫衆來曰覜○賈氏曰即殷覜曰視　寡來曰聘○賈氏曰即時聘曰問　○黄氏曰時聘殷覜皆用之聘公侯伯以瑑圭璋聘子男以瑑璧

琮

愚案鄭注以此為諸侯遣使於天子黄氏以此為天子遣使於邦國要知王與諸侯之臣通用以覜聘餘見玉人之事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鍔曰邸本也朝宿之邑謂之邸旅者所宿亦謂之邸邸有託宿之義四圭有邸者以璧為邸四面合瑑出一圭託於是也璧以為邸以象天之體四圭邸於璧以象天由體以致用必用四圭者象天道運行周

徧四方神無不在之意○易氏曰璧之色蒼琮之色黄珪之色不應一玉可以俱成也邸以託宿為義則是四青圭而託於蒼璧兩青圭而託於黄琮以此求之方合玉人之制○劉氏曰天以一氣為四時生萬物五帝四時之宰也易曰帝出乎震是也四圭有邸象四時本出於一氣五帝而本自於一天也○王昭禹曰祀天謂圜丘之祀大神也旅上帝則五帝在焉以其及衆神故謂之旅○孫氏曰國有故則旅旅者合昊天與五帝並祀也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鄭鍔曰以琮為邸兩面各瑑出一圭託於是也邸於琮以象地之體圭之兩也言地道之利用不足於天亦以見地數二之義○劉氏曰聖人作易二畫為坤以象地之形象所以兩圭有邸法坤之義○王昭禹曰祀地謂方澤之祭大示也旅四望則五岳四瀆在焉

陳及之曰宗伯所謂蒼璧黃琮典瑞所謂四圭兩圭也蒼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以此推之凡夏正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若祀天則冬至圜丘

用四圭之蒼璧祭地則夏至方澤用兩圭之黄琮祭天地之處則止於負丘方澤安有天帝之别崐崘神州之異哉鄭氏以宗伯蒼璧所禮爲圜丘郊天皇大帝典瑞四圭所禮爲祭感生之帝其説則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凡王者受命必感五行之氣以生則祭其所生之帝若周以木德而王則祭青帝靈威仰於火德而王則祭赤帝赤熛怒其學蓋自後漢光武好讖當時士大夫相承傳之康成最爲精於

緯書其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者非郊天也○易氏曰大宗伯之六器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大司樂之職冬日至則禮天於圜丘夏日至則禮地於方澤謂之禮則禮之常若夫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用之於祀亦用以旅然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而後稱旅乃與祀天地同其五祀豈禮之常者乎是不然璧負象天而四圭以象天道之全琮方象地而兩圭以象地道

之偶託之於邸用以祀天地則亦禮之常者旅特通用之而已蓋以上帝四望為主而謂之大旅則天神地示以下皆與於祭此所以兼用禮天地之玉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鄭鍔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其制如槃○鄭康成曰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然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為龍口之形所以挹鬯以祼神與賓客也說者謂祀先王謂之肆於賓客則以祼為言何邪康成謂以祀先王者

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余以為旣祼然後解牲體

令名祼為肆非其序也肆陳也鬱人和鬱鬯以實彝

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皆謂肆為陳圭瓚陳於先

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先儒以為肆者灌祭先王待

賔如事神然故其禮有祼所謂上公再祼之類是也

嫌賔客人也不當祼故特以祼言之○陳氏曰唯天

地之神無所用

祼故典瑞祼圭止於先王玉人祼圭止於祀廟則天

地無祼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詩曰釐爾

圭瓚秬鬯一卣而魯晉之國皆用以其有功於民祭

統所謂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此諸侯

用玉瓚之禮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賜周公之意哉○易氏曰

賔客亦有祼○鄭康成曰爵行曰祼　即大行人所謂王禮再祼

一祼之節賔客亦有肆即大行人所謂享禮九獻七

獻五獻之序先王言肆賔客言祼互文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鄭鍔曰以圭邸於璧之上琢出一圭也日月星辰麗

乎天其用各主乎一故用一圭其體則託乎天故以

一圭而邸璧○易氏曰一圭而邸以璧故謂之圭璧

璧貢圜所以象天一圭所邸則於天道為不足故以之祀日月星辰○王氏詳說曰朝日以大圭鎮圭祀日月以圭璧是朝與祀異矣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賔客

鄭鍔曰半圭曰璋射者剡而出也半圭之璋邸於琮而從下向上皆邪卻而剡出故謂之射○鄭康成曰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林氏曰璋邸射素功以其刮摩之功略也鄭氏以素功為無瑑飾若然是四圭兩圭圭璧之類有瑑飾乎○李嘉會曰璋邸射之制體方而扞外也體方則守而不變扞外則邪剡而有威體山川

之形以扞禦而望諸侯也無所琢飾貴乎純誠守璋義而已玉人於璋邸射特曰素功表其無琢明也璋以象陰之盛事又從而邪殺之如矢之射見通賛之義以此祀山川則小宗伯所謂兆山川丘陵墳衍者是也賔客之至以此致稍餼賔客之還以此致贈賄○項氏曰至館而致餼則曰造出郊而致賜則曰贈所用與山川同者山川為國之扞蔽賔客之來亦以禮相接以扞蔽其國家故也○易氏曰琮方固所以象地半圭所邸於地道為不足於以祀山川造贈賔客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鄭康成曰土地猶度地也○鄭鍔曰土圭尺有五寸上可以度天時下可以測地理欲知天時則植之以觀春夏秋冬之景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則日之行可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而貟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而貟於婁下弦於東井則月之行可知謂之致者植土圭於此使景自至於此則以

致乎四時之日月者欲知地理則植之以觀東西南北之景以一寸之景知千里之遥以一分之景知百里之近封建諸侯則以此度其地

王昭禹曰玉人言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言致日不言月蓋主成歳而言成歳者陽而已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易氏曰珍有貴重之義○鄭鍔曰攷玉人之職不言珍圭杜氏謂珍當為鎮康成謂為王使之瑞節其制

大小當與琬琰相依不以為鎮圭者人君守之以鎮安天下之圭安可付之使者執以出使乎然諸侯守土王欲徵之凶荒之際王欲恤之遣使以往詎可無所執此所以作珍圭惜其尺寸不傳令無所攷非鎮圭斷可知矣杜子春言諸侯為一國之鎮凶荒民有遠志欲鎮安之其說則然改字以從已意不可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鄭鍔曰半圭曰璋長七寸瑑為齒牙之形取牙齒之

剛利能噬齧兵之象故執以起軍旅若屯兵於外守要害之地有不率紀律者執此以治之○李嘉會曰兵者服人之難服如牙之噬物必合而後止故以之起軍旅所以治外以之治兵守所以齊內牙璋則軍旅之大者用之中璋則軍旅之小者用之○林氏曰鄭康成曰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則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賈公彦曰軍多以牙璋軍小用中璋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春秋之時宋司馬請瑞以命其徒攻桓氏魏有兵符漢有銅虎符發郡國兵皆此類也○禮庫曰古者五侯九伯二伯專征而諸

侯皆共四方之事鐖兵不輕出以周禮司馬法參攷
王有四方之事則冡宰徵師於四方曰某國不道征
之以某月某日師至於某國小宰掌其戒虎賁奉書
以牙璋發之則鐖兵不遽出也在易未濟高宗伐鬼
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師
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在皆成六師劉文公平
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則
雖王人涖師無過十乘以為先行宣王復古北伐其

制如此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甫揚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時桓王伐鄭猶有陳蔡衞人二百四十年閒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見車之出唯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辟羨以起度

李嘉會曰注以羨者不𠋣之貌本徑九寸傍減一寸以益上下故髙一尺横徑八寸夫辟𠋣九寸好三寸肉倍之羨而長之則十寸而傍減爲八寸十寸尺也

八寸亦尺也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如是則九寸之辟一縱一横皆可以為尺盖通變之權也盖必因九寸而羨之九天數也可以變通矣○鄭鍔曰先王為度之意正以量長短然慮後世度苟不存則欲制作者將無所攷故廣為之制以存之有黄鍾之長以為之度則其度起於九寸有辟羨之長以為之度則其度數起於一尺自九寸而積之所謂律吕以作樂

者有所攷自一尺而廣之所謂器用以行禮者有所攷樂之數必起於九以九者陽數而樂由陽來禮之數必起於十以十者隂數而禮由隂作○王氏曰度之在樂則起於黄鍾之長在禮則起於璧羨先王以為度之不存禮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攷○劉執中曰度起於黄鍾之長權起於積黍之重又為羨璧則尺寸不可移矣又文駔琮則權衡不可欺矣則五量不言其制已辨也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賈氏曰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閒為溝渠

於溝之兩畔稍髙為眉瑑故云以組穿聮之○王氏曰六物皆為渠眉璧琮又疏焉

鄭康成曰斂尸於大斂加之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賈氏曰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青圭禮東方等文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者以背為陽腹為隂也○劉氏曰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故其斂也以禮天地四方之玉器為之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鄭康成曰穀圭亦王使之瑞節○易氏曰穀善也若天子遣人和諸侯之難及遣人聘女於諸侯皆以穀圭行之可以釋諸侯之怨惡可以圖諸侯之交好所謂善者取此○鄭鍔曰圭之長七寸而為文如穀粟者名曰穀圭蓋與穀之文同也穀粟之為物充實而能養人王者於諸侯欲使之協比而已茍有難焉不相協和則遣使執穀圭以和之欲使之信實相與且

安其生生之福故曰以和難○鄭康成曰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昏禮有六其五用鴈獨納徵不用鴈以其束帛可執故納幣用玄纁天子加以穀圭欲其信實相親且以生生而不絶故曰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鄭康成曰琬圭亦王使之瑞節○陳用之王人解曰琬圭負其銳使宛而不剡琰圭銳其末使剡而不宛○鄭鍔曰圭長九寸不銳而負者名曰琬圭琬猶負

也圭之形皆銳其上以表其用之利此則貞之凡物尖則逆貞則順故不銳而貞者所以見柔仁而無所不順之意惟其仁柔而順故諸侯於德有所不順者則執此以治之使去凶德而修其吉德○黄氏曰凡諸侯之有其善德者天子遣人以琬圭旌表之及諸侯使其臣來聘亦執此以命事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是也諸侯於好有所未講者則執此以結之使之去仇怨而結其和好欲其仁柔婉順歡愛相從也○易氏曰交好本於執德之不回故治德為大結好次之

鄭鍔曰此謂之治德玉人謂之象德蓋中和柔仁者德之體故貞其圭以象之自其制作而言故玉人謂之象典瑞則自王遣使而言故謂之治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鄭康成曰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鍔曰司農謂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然攷玉人之制未甞有鋒芒故禮圖謂鋒芒之言有違判規之義皆經取法未得圭名琰圭亦九寸玉人謂之判圭判者半凡

圭皆琰其上寸半而已此則琰其半以上又半為瑑飾之文其半規以象仁其半琰以象義仁義各居其半而不純乎用兵諸侯所行有不善執此以責誚之使之改易焉治民之政有慝惡執此以戒諭之使之除去焉行人謂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此除慝者謂殷覜之所執蓋諸侯政慝未至於可誅故責之使改行除惡所謂愛之以仁必有誚責之辭所謂責之以義

○黄氏曰易行其惡未著使遷善慝則其惡成矣除

惡𧰼其罪

林氏曰圜而宛之仁故以治德以結好剡而有鋒義故以易行以除慝

總論

黄氏曰時聘無非結好使者執瑑圭璋璧琮以行禮又執琬圭褒賞有德亦執之殷頫無非除慝使者亦執瑑圭璋璧琮以行權又執琰圭焉戒敕過行亦如之是則聘頫禮同而事異故以宛剡著其義

大祭祀大旅凡賔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鄭康成曰玉器謂四圭祼圭之屬○鄭鍔曰大祭祀天地宗廟之祭大旅旅上帝及四望賔客所用者祼圭也祭祀所用者四圭兩圭之類典瑞共其器又奉承以往也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鄭康成曰飯玉碎玉以雜米○賈氏曰飯玉者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同時此即檀弓云飯用米貝不以食道

鄭云食道褻米貝美是也含玉柱左右齻及在口中者○賈氏曰含玉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貝者鄭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同贈玉盖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賈氏曰時行之贈玉者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物

賈氏曰按玉府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黄氏曰出對藏不用藏之用則出之出則固當共奉

之王所賜出王府内府典瑞不與鄭説非也○易氏曰共者共其物奉者奉其事此職皆言玉瑞玉器之名物用事而於職末言共奉之者重其事也

鄭鍔曰上言共其玉器而奉之主於祭祀賔客嫌其他事之時或不共奉故言凡玉器出則共奉之見其無往而不共奉

王氏詳説曰天府所藏以為國之寶典瑞所藏以為國之用故天府言若遷寶則奉之而典瑞特言凡玉

器出則共奉之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項氏曰萬物制命於天臣制命於王故謂之典命○

鄭鍔曰觀春秋書王使榮叔來錫公命詩人美宣王

能爵命諸侯則命出於人君之所錫也然自一命以

至九命有等降之差視命數之差則可以定隆殺之

儀是則儀出於命矣典命之官以中士二人為之掌

臣下命數之書所以紀實而傳信也所掌者儀與命

而特以典命名官者盖無是命則無是儀○賈氏曰典命遷秩羣臣亦是禮事又爵命屬陽故在此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鄭康成曰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鄭鍔曰諸侯有儀必本於命諸臣有命亦必有儀於諸侯特言儀於諸臣特言命何也盖諸臣之命為卑其於儀未必有僭越之差所先辨者莫急於命諸侯

之命為尊其於儀也有覬覦之嫌所先辨者莫急於儀○易氏曰諸侯未嘗無命以儀為實諸臣未嘗無儀以命為節故也然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則是命有九此言諸侯五儀諸臣五命者蓋典命所掌者群臣遷秩命數之書大宗伯則合九等之命所用之儀以正位於朝廷不數不命之士以其卑而無列於朝也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

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王昭禹曰上公有功德者命為二伯二伯雖同於九命九命者未必皆為伯也公其爵也伯其職也若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此王制所謂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以天下為左右曰二伯是也○王氏詳說曰為伯者稱公則終其身而二王之後稱公者則及其子孫周公封魯不之魯太公封齊不之齊所以稱公者終於其身而已而其

後世不過曰齊侯魯侯而已宋自微子以来庸建于上公終春秋之世未嘗不曰宋公蓋二王之後及其子孫得稱公者所以備三統三公之後其子孫不得稱公者所以旌有德○鄭康成曰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宫方五百步○鄭鍔曰先儒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謂周天子之城則冝十二里疑匠人為夏商之法余以為匠

人據天子中城言非異代之制上公之外城比天子之中城以九里為節宮室則方九百步車旗則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衣服則冕服九章其他禮儀皆以九為節則桓圭九寸繅藉九寸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之類是也

王昭禹曰自上公而下降殺以兩禮文之數即其命而制之王制曰三公一命衮若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亦若此○

鄭鍔曰公卿大夫則以八以六以四公侯伯子男則以九以七以五者盖内而為王臣其位之尊雖為三公亦臣道也外而為諸侯其國之小雖為子男亦君道也君道南面取法乎陽故公侯伯子男之數皆奇臣道北面取法乎隂故公卿大夫士之數皆偶義各有所取也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鄭鍔曰此皆言在朝之命數也卿即上大夫耳大夫則指中大夫下大夫而言自上士中士下士一命再命三命推而上之則中大夫下大夫同於四命其五命不以命在朝之臣故卿六命其七命亦不以命在朝之臣故三公八命其數皆偶然三公與卿大夫在朝未嘗無畿内之封邑○鄭康成曰出畿内封於八州之中○賈氏曰畿内諸侯就國亦云出封及其就封畿外然後加一等之命以褒崇寵異之故八命之三公加一命則為侯伯四命之大夫

加一命則為子男命數既加則國家宫室之類亦從其命數而加之明其内而近君則其勢屈其禮宜殺外而逺君則其勢伸其禮宜隆故也○陳君舉曰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則勸人之際斯有異恩如加田無頒爵之等每有不盡之意若當時都極其分了一旦欲勸國征有以衮賜之類皆是人何以待之先王之深意也

李氏曰古之立王朝者無九命之公後世人臣寵命之極隆如所謂位上公加九錫者失周家之禮意甚矣○陳君舉曰典命之大夫無中下之别案序官有

中下大夫則曰命大夫自分為中下似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爵則有髙下不同士以三命為差但典命直言公卿大夫之命者欲見有出封之事故曰其出封皆加一等士爵卑無出封之理故不言也彼士之命數既不言加三命以下者正見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典命除六命四命無三命二命一命鄭則約之上士為三命中士為再命下士為一命若然王朝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為隂爵以待

出封為諸侯乃為賜爵九命七命五命士旣不得出封故在王朝有三命一命亦為賜爵無嫌○鄭鍔曰典命不言天子之士之命數獨言諸侯國之士盖近而在朝名分嚴遠乎朝者易萌僭擬故防諸侯之國為尤急自士已防之推而上可知

易氏曰成周之制有以公卿大夫而出封者齊魯晉衛也有以諸侯入為天子之公卿大夫者芮伯彤伯衛侯毛公是也或出或入乃成周内外相權大制○孫氏曰在外者數隆在内者數殺止齋以為先王欲

抑內重外輕之患歸於平故於命數致意焉余攷之內重外輕此後世之弊先王之世未之聞也諸侯之中擇其材賢入為王官諸臣之中勳名已著則出封邦國書記六卿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在焉皆自諸侯為王官者下至呂伋為虎賁氏滕侯為卜正先王豈以人情所樂而求以抑之哉及太公封齊召公封燕周公封魯皆因三方未定輟以鎮之周公卒不就國伯禽嗣焉又豈以人情所不樂而以褒之哉內

則俛首而為臣不致其殺無以絶僭上之階外則南面而為君不致其隆將無以全君臨之體更出迭入特於車旗衣服禮儀之閒示損益祕非欲平内外輕重之勢○王氏詳說曰毛氏之說以為出加入減先鄭之說以為出加入亦加且毛氏見無衣之篇有豈曰無衣六兮之語遂謂為晉武公以侯爵而衣六章是入減也先鄭見宗伯之職有六命賜官之語遂謂子男五命入而為卿是入亦加也然無衣之篇詩人

之意欲武公入為天子卿士雖六命之衣亦自有所願為也毛氏失詩人之意矣宗伯之職謂內而卿士之有官人者非謂子男之入為卿士而賜官也先鄭失禮家之意矣出加入不加當從鄭説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鄭康成曰誓猶命也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

禮是○黄氏曰此其君有喪有疾不能朝而使其世子攝者猶謂之君禮也○王昭禹曰已成其為君之嗣故攝以行禮則降一等焉避國君之正也○鄭康成曰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其賔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易氏曰諸侯得以世爵象賢也世世必以嫡正分也於是父死則嫡子繼之嫡子死則嫡孫繼之杜僭亂之源定上下之志莫先於此然使諸侯自以嫡繼而不

禀王命則何以奔走天下故周之王者雖不廢萬世之定分亦未嘗無輕重隆殺之權凡世子受命於王則有文告之辭申戒飭之意故謂之誓已誓者攝其君而至其待之之禮降其君之禮一等若未誓則未有嗣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而無正禮所以尊天子之命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定萬世之分而政行矣

王氏詳說曰三帛之制尚矣舜典所載先儒以為孤

執皮帛與夫諸侯之適子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已典命所言但諸侯之適子未誓者及公之孤而已初不言天子之孤宗伯言孤執皮帛其天子之孤歟天子之孤六命此雖不言孤然言其卿六命則孤在其中皮帛者以束帛加虎豹之皮也天子之孤六命上公之孤四命六命之孤所執者虎皮也四命之孤所執者豹皮也若夫諸侯之適子未誓者繼子男亦不純乎子男也公之孤

視小國之君亦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此又見周公制法之意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以為賔之以上卿為禮是不純乎子男明矣行人之職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是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明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

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鄭鍔曰上公爲至尊其國得以立孤孤所以相之猶漢時所立諸侯王之相自一命之士推而上之士惟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故孤四命四命葢比天子之大夫名同天子之孤位比天子之大夫名雖同而位不同此所以有天子諸侯之臣之别也執皮帛者見其德足以衣被乎人而文足以炳蔚乎外其禮儀則

如子男者天子之大夫出封則為子男公之孤比天子之大夫故得以視子男之君左傳謂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正謂是○鄭康成曰視小國之君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易氏曰公之孤四命則上同乎天子之大夫執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則又上同乎天子之孤然天子之孤執帛而加虎皮大國之孤執帛而加豹皮此其辨○王昭禹曰王之孤與公之孤皆謂之孤以其特立而無朋其德則同其執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固其宜也

王昭禹曰上公九命則其臣命之隆者不得等其君

命之半故孤四命而已卿次於孤故三命大夫次於卿故再命士又次於大夫故一命侯伯之君與公異命其卿大夫士之命與公同者盖自其君之命數為之降數公九命而有四命之孤侯伯不得設孤故進其三命之卿與上公之卿同焉以其臣命之隆者不得等其君命之半則進侯伯之臣與公之卿大夫士同命亦可致其勸而無嫌矣○鄭鍔曰余考春秋成三年晋使荀庚衛使孫良夫來聘公以為中行伯之位在三孫子之位為上卿疑其所先而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

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以宣叔之言觀之則次國之上卿只可當大國之中卿是則侯伯之卿不得以比公侯之卿乃與典命之文不合蓋典命言其命之數相同宣伯所言者論其位之相當其命則同而位則降等此其所以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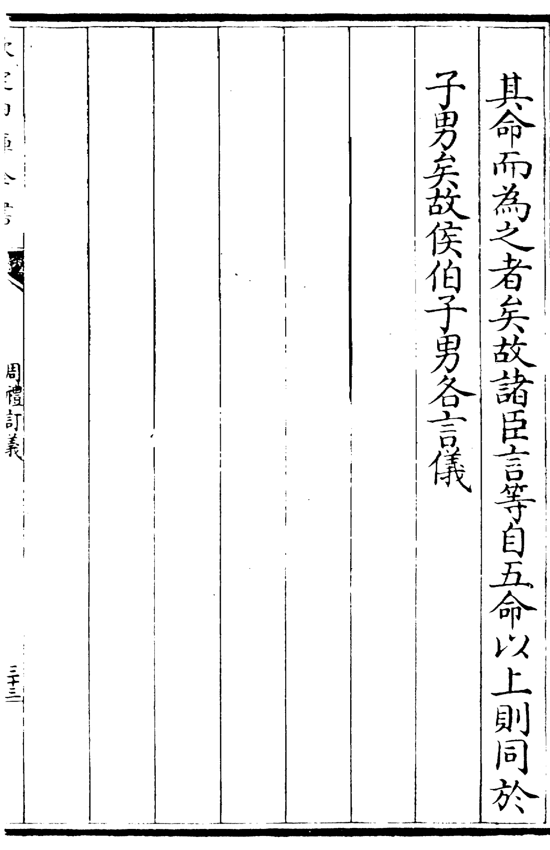
王氏詳說曰王制次國之卿與大國之卿異令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蓋王制所言夏商制夏商上國無孤其卿不得不與次國異周之上國有孤次國無孤是降於大國一等矣卿大夫士之命一同者亦無復嫌於其間也

鄭鍔曰其卿三命比天子之上士其大夫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其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宮室車旗衣服之類各從其命數為之等降以其未有國家故不言國家侯伯之國無孤惟有卿大夫其命與其禮儀之類皆視其命數為之制小國之卿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大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其士不命則其君所自辟除說者謂再命之卿一命之大夫其宮室車旗之類固有可眡之命乃若不命之士將安所眡耶余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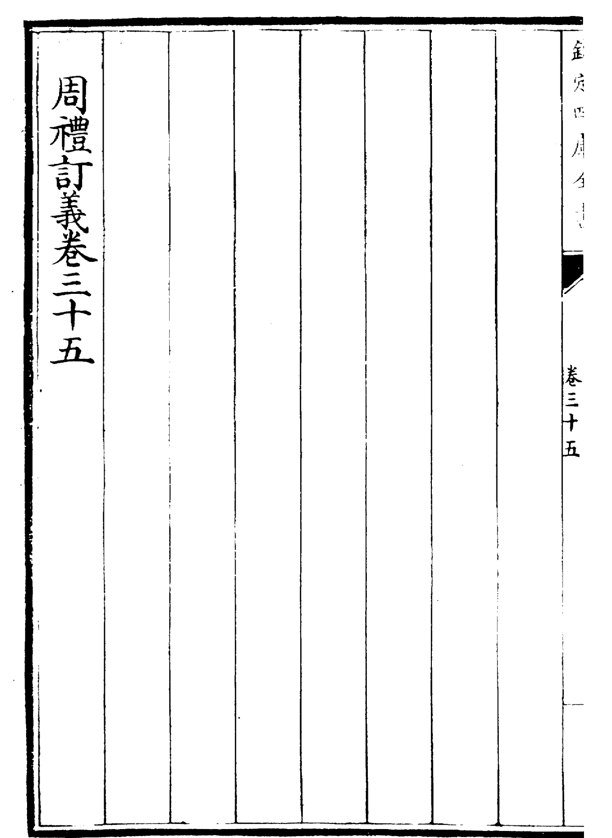
其君所辟除亦得比附一命之士以為之儀而略減殺也盖不依一命之士則宫室車旗之類無所取法殆將與庶人未仕者等矣先王之制命數視其國之小大而已

總論

林椅曰諸侯有五儀而命數止有九七五三等諸臣五等而八六四三二一乃有六等盖公侯伯子男皆命為之非疊其命而得至焉者若士至大夫則有累



其命而為之者矣故諸臣言等自五命以上則同於
子男矣故侯伯子男各言儀



周禮訂義卷三十五

周禮訂義卷三十六　　宋　王與之　撰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陳君舉曰司服掌王及命夫之服弁師掌其弁冕而皮弁絲屨皆藏於天府之屬既成而須盖冡宰制國用宗伯受之以共服御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皆屬少府費悉出於禁錢不以調大司農齊三服官亦主作服輸不過十笥其後寖侈

又曰典瑞典命司服凡士六人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凡大夫二人士四十二人節瑞命數服飾車旗之用所以表尊甲而寓之數皆典禮之大者秦制車乘主於太僕符璽屬於少府瑞止璽印佩止綬縌衣服車旗之章亦多依戎事務使利便凡古所以辨班服之等悉闊畧不講其存者非文具則徒法也非所以為禮漢因不改於是數者分於有司而太常特為儀官不與政通矣自北齊置主爵後為司封則秩命歸於

吏部自魏晉置駕部則車輿歸於兵部自隋置中監尚輦又别領於内省至此併漢失之奚暇治禮耶

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鄭鍔曰王之吉服九自大裘至玄冕冕服六自韋弁至冠弁弁服三所謂皮弁素積玄衣素裳緇衣玄端總而言之皆曰吉服自服弁服至弁絰是之謂凶服吉則以文飾為主凶則以質素為尚皆欲其稱事稱情而已司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或以祭或以朝或

以旬或以弔非徒以章身為觀美也其被服以行禮則有不説之意人之觀之也亦知其尊卑之差此所以貴其辨○易氏曰自王以下皆有吉凶衣服者禮自王始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鄭鍔曰祭祀以致福福者事之至吉六冕之服謂之吉葢專服以祭也

愚案天帝義已見大宗伯

鄭鍔曰羔裘無經緯之文而有純一之質無繡繪之巧而有自然之體其色純乎黑則以象道其物能制恭則以象禮不謂之羔裘而謂之大者惟天體為甚大故以名祀天之裘所以象其體也惟大裘之上襲之以衮故記衮謂之被言被之於其上且祀天宜尚質反被以衮蓋陶匏藁秸圜丘埽地雖主乎質鎮圭之繅以藉龍旗之日月四圭有邸六變之樂又主乎文内盡質外盡文以盡事天之道○陸氏曰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

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然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未有不用裘 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負後方後仰前俛飾之以布上玄下朱負其前而俛之向明與物交之義方其後而仰之向晦與物藏之義上玄以象天道之升下纁以象地道之降名之曰冕言當俛以致恭之意

易氏曰王之吉服六自衮冕而下皆有章數惟大裘無章以黑羔皮為之冕即玄冠無旒之冕○愚案此說或以服既同冕豈曰無旒乃注疏圖 是冕與裘之尚乎質也然司裘以大

裘為祀天之服此則言祀昊天上帝而兼及五帝者天道尚質其用一而已若衮冕以下之五冕則人道以文為貴○鄭鍔曰五帝雖天之佐而與天同體故祀之服亦可得而同四圭有邸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其玉其樂皆同其服何疑之有

享先王則衮冕

鄭司農曰衮卷龍衣也○鄭鍔曰衮之為言卷也畫升降二龍龍之為物變化卷舒無常王者之德造化

如之故服之以致享然衮服自龍始其章九○楊炯曰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衣法天數奇裳法地數偶也不用十二章享之何耶盖凡奉祭之服從尸之所服周之先王追王也其尸服衮故王亦服衮以享之

劉執中曰書稱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舜而欲觀乎古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之禮樂因於虞夏者衆矣鄭康成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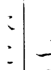
司常之職云日月為常則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非也且交龍為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為旗周之裳不去其虎蜼矣何獨日月為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案周禮典命之職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則其衣裳九章推而上之天子衮冕十有二章明矣所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上公之服也日月之合為朔十有二朔而歲成天之道

也天子代天以施德生物故衣裳旂常皆有十二為數日以象其陽德發生萬物月以象其陰德養成萬物星辰以象其經緯以象四時龍以象其變化以配天山以象其生植以配地雉以象其耿介文明之美火以象其光輝化物之功○陳君舉曰變化不測而致其神之用者莫如龍崇高不移而立其仁之體者莫如山文明有體而致其禮之文者莫如華虫此皆德之上者故會之於衣宗彝以象其芬芳事上之誠藻以象其仁物達於幽潛粉米以象其粒民徧於天下黼以象其斷割以建

中黻以象其背拂於非義○陳君舉曰宗彝宗廟之器其象之有虎所以致其義象之有蜼所以象其智作於物所以昭孝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莫如藻昭明齊束可以亯飪者莫如火米足以養人而為粉則其利散而均黼足以立斷而又有黻則既斷而能辨此皆德之下者也故絺繡於裳繢於衣者六德煥於外而心不有其功繡於裳者六行根於中而進退不能忘公侯而下其章數降殺以兩天子之德猶天之覆物是以日月星辰三章高邈在上非人臣之可及也互見者言以為衣與王衣同而無衣飾也裳則刺黼而已王祀昊天上帝則大

衮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至敬無文以事天享先王則衮冕者繼先王之志者必有為以嗣其德不可以言達作十有二章以象其德服以事之而已○陳氏曰山龍而降始山終黻終始東北也何者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虫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土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虫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蜼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古者合三辰而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

陳君舉曰衮冕自龍而下九章之服享先王則服之鷩冕自華蟲以下七章之服享先公饗射則服之毳



冕自宗彝以下五章之服祀四望山川則服之絺冕
自粉米而下三章之服祭社稷五祀則服之玄冕則
黼而已一章之服祭羣小祀則服之夫衣服之閒既
又貴乎文矣而降殺以兩凡以為尊卑之等也尊卑
之等既見於所服以祭祀則章天下之有徳者亦不
可不為之等故公之服侯伯之服推之至卿大夫士
莫不各視其命之數者凡以辨之○賈氏曰衮冕十
二旒驚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

享先公饗射則驚冕

鄭康成曰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盩

○王昭禹曰以周之祖廟考之先公尊於先王而所服止於驚冕祭亦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王服袞以臨之非所以為敬故不敢

愚案經中既説王之吉服下面開説六冕則知尸既服此王亦當服此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

鄭康成曰饗射享食賔客與諸侯射也○賈氏曰享食則大行人

上公三享三食之等伹享食在廟故亦服鷩冕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之中亦服鷩冕者燕射在寢則朝服賔射在朝則皮弁服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陸氏曰雉之為物五色備而成章故謂之夏翟亦曰華蟲猶中國謂之夏亦謂之華一名鷩也司服七章之服謂之鷩冕者則其名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鄭鍔曰鷩冕無山龍其服自華蟲以下以為章則曰華蟲以名服則曰鷩冕蓋章取其五采之著冕即實以名之也享射接以粲然之文所以取於華蟲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鄭康成曰毳畫虎蜼謂宗彝荆公問宗彝象孝象者奚取於虎蜼文公曰虎義也蜼知也義以制事知以察物然後可以保宗廟故取於虎蜼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鄭鍔曰毳冕虎蜼二物不可以偏言以其皆毛物故因名曰毳虎西方之義獸蜼遇雨則以其尾塞鼻獸之有智者二者皆山林之物故服之以祭四望山川而祀四瀆亦服之者以山川通氣故也○王氏詳說曰四望山川國之阻固以扞禦於外者故以虎蜼之服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鄭康成曰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

○鄭鍔曰希冕唯有粉米黼黻三章其章為穼故其字用希本又作絺字粉米兩物共為一章言粉其米以為章其在裳則當繡及為三章之首則當畫以在衣不可繡也 ○賈氏曰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 粉米養人之物社稷者土穀之養人者也五祀之神則能平五行

之政亦有功利以生人者也故祭則同服○王氏詳說曰五祀春戸夏竈季夏中霤秋門冬行㦸謂絺爲細葛布上刺繡布豈可繡哉㦸謂其字音蕭蕭者縫也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玄冕惟有黻之一章刺於裳而已其衣無章但見其玄色

黄氏曰宗伯序社稷五祀先於五嶽司服序四望山川先於社稷祭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爲序地祭以社稷見不别出則方丘不服大裘矣諸儒紛紛

蓋未嘗攷先王制祀之義○鄭鍔曰社稷五祀五岳同於血祭此則用七章之服以祀四望山川又用五章之服以祭社稷五祀蓋此言山川在社稷之上殆非丘陵墳衍之山川也指四望之山川耳何則丘陵墳衍之山川當比羣小祀以玄冕祭之不當處社稷之上觀祀五帝享先王祭社稷祭羣小祀而獨於四望山川之祭謂之祀四望山川則其尊可知

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鍔曰羣小祀者以天神言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以地神言之則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類玄者至幽之色其理則妙而不可知小神在天地間固有

功矣亦不可一一而指名之故服玄冕以祀衣旣無章裳乃有黻取其兩已相背之形有萬物分辨之義○鄭康成曰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

鄭康成曰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鄭鍔曰首飾尊而在上為上之道欲其不二

愚案四望以下等祀其服若是分辨者盖王者不以尊服臨甲將敬神以安其心也

鄭闕曰嘗聞諸儒之論以為章服之中羔也龍也

鷩也虎也蜼也皆取諸物羔為大裘不名曰羔蓋大
裘以道言之尊天神鷩言其名則衮宜曰龍毳宜曰
虎蜼而皆不言者蓋龍變化無方没其名者所以見
神虎蜼二物不可以偏名也然虎蜼曰毳則鷩宜曰
羽龍宜曰鱗亦不言者蓋鱗物不止於龍羽物不止
於鷩虎蜼俱為毳物故也若夫宗廟彛器有雞有鳥
有斚有黄獨取虎蜼為説先儒諒必有所傳

凡兵事韋弁服

王氏詳說曰王吉服九其六用於祭祀其三用於兵田眡朝六服不同同於用冕三服不同同於用弁所以尊首飾鄭鍔曰韋弁服者爵弁也康成引左氏韎韋之跗注為證韎者染赤色以赤色之韋為弁亦服赤色之衣裳○李嘉會曰兵不可變故上下之色如一　禮圖畫爵弁其制如冕但無旒為異陸佃以謂弁如兩手相合冕而俛則弁之首舉矣王安石曰韋弁違物性而制之質而已其染赤為之則以宣布著盡為義儒者皆以為赤

色多矣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正謂兵服赤色兵事之弁用韋則皮之已熟者其性柔順師衆以順爲武也赤者南方色火烈不可向邇其威赫然故以赤爲服也

眡朝則皮弁服

鄭鍔曰皮弁服用白鹿皮以爲弁言皮則其毛存也上古未有布帛衣其羽皮毛有文皮其質視朝之禮以文質兩全爲尚鹿之爲物能求其類〇李嘉會曰鹿羣居則環

其角以外鄉食則鳴以呼其羣詩之燕羣臣嘉賓取諸鹿鳴亦此也以是為服見君臣類聚之意其服則十五升白布積素以為裳色白以存太古之質先儒謂弁服三其一皮弁素積天子有三朝外朝二內朝一皆用皮弁○王氏詳說曰皮弁視朝視外朝也雜記曰朝服十五升郊特牲云三王共皮弁素積是已若乃內服玄端也玉藻云卒食玄端而居則又非皮弁說者謂緇衣羔裘此朝服之衣羔裘玄冠不以弔此朝服之冠皮弁素積又為視朝之服何也余聞諸儒之說皮弁素積者天子視朝之服如鄉黨云必朝服

而朝東首加朝服朝服立阼階皆非皮弁服也故既夕禮云乘車載皮弁道車載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内又朝服以食蓋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禮畢而後改服以朝羣臣羣臣亦朝服以朝之是皆緇衣玄冠之朝服皮弁之朝服天子視朝之服為諸侯聽朔之服諸侯聽朔之服為天子田獵之服降殺之禮宜然天子之皮弁視朝之服以白布其後大

夫僭之故玉藻云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然天子之皮弁與朝服對言之則曰皮弁若離而言之亦謂之朝服可也陸佃云皮弁一名綦弁皮言物綦言色

凡甸冠弁服

鄭康成曰甸田獵○鄭鍔曰田不言韋不言皮但曰冠蓋承皮弁之下以皮為冠也服則與服皮弁之服同皮弁白布衣冠弁緇布衣此其別也○李嘉會曰甸亦兵事也不服韋弁而服冠弁者弁則高廣冠則低小便於擊刺射獵也王曰甸方習武未有事故尚玄冠弁

服者康成以為委貌即玄冠也郊特牲曰委安所以安正容貌以形言曰委貌以色言曰玄冠禮圖謂朝服之玄冠與士之玄端大夫之玄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天子委貌形制相同其服則緇衣布衣亦積素以為裳即注說○賈氏曰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韠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素積以為裳此即諸侯視朝之服而王於田獵則服之豈非以田者習武事而未用皷陸佃謂冠弁服者亦玄弁也左傳衛獻公射鴻于囿孫子寗惠子從之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又云皮冠以招虞人此田事服弁服之證說者又以為皮冠乃冠弁也○王氏詳説曰郊特牲曰委貌周道也章甫商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即玄端也玄冠則冠弁也玄冠朱組纓為天子之冠玄冠丹組纓為諸侯之齊冠玄冠綦組纓為士之齊冠玄冠之用廣矣此冠弁用於田獵者其玄冠緇衣素積歟

易氏曰兵田之弁有時用之惟皮弁乃日視朝之禮

故夏官弁師專言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此王之皮弁韋弁冠弁雖弁師不載考其制與皮弁微有損益知皮弁朝服素積以為裳則冠弁韋弁之服可推○王氏詳説曰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已然韋弁惟用於兵事皮弁不止於眡朝冠弁不止於田獵但天子為言寀王藻之制天子玄冕聽朔諸侯則以玄冕祭天子皮弁視朝諸侯則以皮弁聽朔天子玄端而居諸侯則以玄端視朝玄冠玄端大同小異玄冠緇布衣皆有正幅為端則同但易其裳

凡凶事服弁服

鄭康成曰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

凡弔事弁絰服

鄭康成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賈氏曰爵弁之形以木為體廣八寸以三十升布染為爵頭色赤多黒少今為弁絰之弁其體亦然但不用爵色之布用素為之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

易氏曰經書天王惟於此喪事一見之與春秋書天王崩同意謹終之義也天王有父道王后有母道諸

侯羣臣為服亦猶人子之為父母服也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

鄭康成曰君為臣服弔服也○鄭司農曰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賈氏曰鄭注喪服升皆為登布八十縷為登登成也今云十五升則一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六百縷云有事其縷其布者皆以水濯治去其垢也

鄭康成曰疑言擬也擬於吉○賈氏曰擬於吉者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

升少一升而已

易氏曰父母於子亦有服故王於諸侯羣臣則有錫衰緦衰疑衰之差然至尊不可以服言其首服皆加弁經既葬除之

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鄭康成曰大札疫病大荒饑饉大烖水火為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易氏曰素服如喪禮恐懼修省之意與膳夫言不舉之意同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王昭禹曰凡諸侯之服各眡其命之數○鄭鍔曰上公九命服袞其章九王亦被袞何爲公與王同余謂學經者當因經文求先王之制不當信傳注以害先王之制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者其說出於鄭康成六經無見也自後諸儒莫敢辨正今以此經文質之其理自明且子男之服自三章

之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五章之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服衮冕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其上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冕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辰則王服十二章明矣若夫同服九章非惟君臣無别又且與經文之言不合且天子之尊國十二門旗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冕十二旒禮物十二牢其所以取瀍於天之大數者

非一何獨於祭則執尺二寸之圭垂十二旒之玉而衣九章之服以臨之必不然矣○林椅曰九服者上得通乎下下不得僭乎上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

鄭鍔曰天子之孤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此言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其服則三章是指諸侯之孤四命之服三章蓋其冕四斿繅四就則從其

命數也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卿與孤同大夫與諸侯之孤同三章此言卿大夫玄冕則指諸侯之卿大夫故服一章之冕玄衣纁裳蓋大國卿雖三命大夫雖再命惟與王之上士中士同爾○王氏詳說曰鄭意以為其爵同孤則同於希冕其爵同卿大夫則同於玄冕其爵同士則同於皮弁但所謂章者據大章而言別有小章則依其命數此六命之孤與四命之孤三命之卿與再命之卿所以異也雖其說無所經見然以孤執皮帛言之則可知矣天子之孤皮帛公之孤亦皮帛所以異者虎豹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

鄭康成曰喪服天子諸侯齊斬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

鄭鍔曰天子諸侯自旁期以上皆絕而不服蓋位尊勢重彼固不敢以戚戚於君此亦以義而斷恩惟卿大夫加以此則自孤而上不服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鄭鍔曰玄冕下有爵弁又有皮弁王之上士玄冕中士爵弁下士皮弁故諸侯之士自皮弁為首欲其引

類聚朝又欲文質相須之意自皮弁下更有玄冠服

與大夫同

王昭禹曰公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其服無

章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則玄衣纁裳然典命不言王之士以理推之公侯伯

之士皆一命則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三命再命之士其服當同於一章之玄冕則一命之

士亦服皮弁矣

其凶服亦如之

鄭鍔曰亦有大功小功也○黄氏曰大夫凶服有大功小功無緦與喪服經傳不同或曰喪服經傳孔氏禮也

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鄭鍔曰自公之服以下皆言其助祭與朝王之服此則言其齊服自公以下至士之齊服吉齊則玄端凶齊則素端吉以玄衣凶以素衣皆謂之端言其幅之

正也自公而下與士皆同葢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其袪一尺二寸大夫以上則侈之而已侈之者葢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一尺八寸此所以異焉祭將以交於鬼神𤣥北方之色幽隂之極而道之所存也惟極乎至幽而交之以道則神可得而事故齊用𤣥端衣幅之端則心之端見於衣○陳氏曰古者端衣或施於冕或施於冠如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也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夫此施於冠者也

凡大祭祀大賔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王昭禹曰共王以衣服又奉其事也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厥衣服皆掌其陳序

賈氏曰復衣服謂始死招寬復𩲡之服雜記云復者升屋西上則皆依命數天子十二人諸侯九人七人五人大夫士亦依命數

鄭康成曰奠衣服今坐上寬衣○賈氏曰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

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座上此奠衣服也

廞衣服所藏於椁中○賈氏曰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

王昭禹曰所陳衣服皆有先後之序司服則掌其所

陳序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天地神示之位則兆于四郊宗廟昭穆之列有祧於外廟者兆于四郊者其壇壝之地人情之

所易忽祧于外廟者其世數之疎人情之所易畧有典祀以掌外祀之兆守有守祧以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外焉兆守謹於四郊内焉廟祧謹於宗廟禮之大本在是

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

王昭禹曰外祀國外之祀若小宗伯所謂祀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也兆謂之壇兆守謂守其兆域凡國外之祀爲之

兆守者皆有塋域故也○鄭鍔曰其兆之外皆有塋域典祀則掌其禁制瀍令蓋求神於此而不嚴為之禁則人或敢渫神不顧享矣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隷而役之

鄭鍔曰言祭言祀尊者當祀卑者當祭

鄭康成曰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芟埽之徵名也○李嘉會曰外祀不在四郊之內祭時脩除則脩除有時不慢於神亦不瀆於神役之作使之○

鄭鍔曰當祭祀之時則脩除其兆之壇域草之荒塞

師其屬之下士二人共掌而所役之人則徵諸秋官之司隷蓋司隷有徒二百人以給勞辱之事○李嘉會曰役於司隷則不勞民崇祀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鄭鍔曰及祭殆人君躬出郊而有事於兆域之時乎○王昭禹曰厲禁謂藩厲禁止之地蹕所以止行者將祭帥其屬則以脩治為事而致其潔及祭帥其屬則以禁止為事而致其嚴此先王所以事天地神示

之義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愚案祧字見小宗伯

張氏曰周有百世不毁之祖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一昭一穆○賈氏曰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奄八人○王昭禹曰遠廟為祧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言祧則廟可知○鄭鍔曰祧之為言乃國家基業兆於此其神已遠超而去也○陳氏曰廟

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寢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所不變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 ○張氏曰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項氏曰廟謂太祖及三昭三穆之廟祧則遠主先公則祧于后稷之廟 ○鄭司農曰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 ○鄭

康成曰遺衣服大斂之餘

王昭禹曰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餘衣服藏焉豈特以其常服之衣服為不可褻而忘亦所以示其體物不遺之意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王氏曰其遺衣服藏於廟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所以依神

王昭禹曰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所謂

各以其服授尸盖以其所服各有稱也○鄭康成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程氏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意人之魂氣既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既心齊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鄭康成曰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王昭禹曰廟則

近而親祧則遠而踈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享嘗乃止故守祧黝堊之而已○孫氏曰先王之禮降殺有漸其間五廟則有司脩除之即隷僕掌五寢埽除糞洒之事屬乎夏官者二祧之禮殺矣委之守祧黝堊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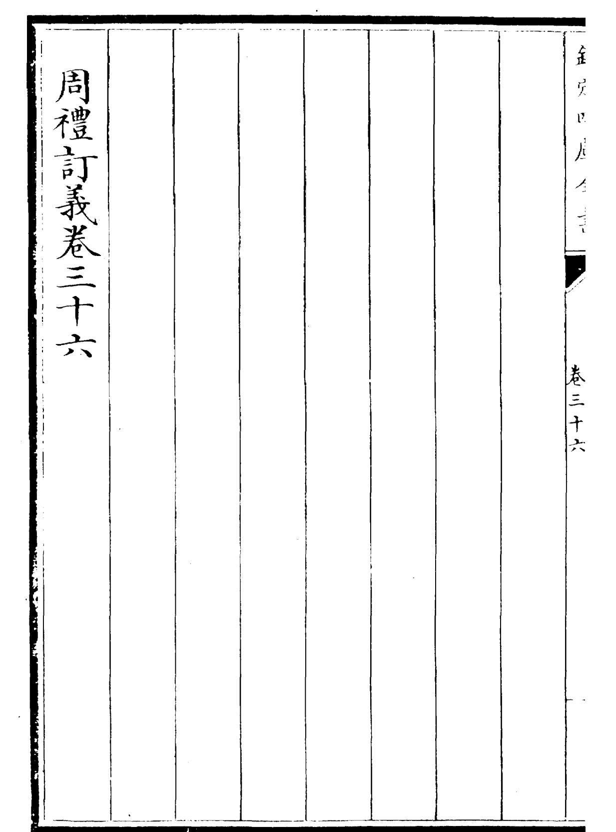
○李嘉會曰女祧與奚可黝堊否盖黝堊者常令其新潔非自為之主掌其黝堊之事耳

鄭司農曰黝讀為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墻謂之堊

鄭康成曰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常主脩除守祧常主黝堊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鄭康成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賈氏曰案特牲少牢及曾子問皆有隋祭之事特牲禮祝命挼祭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刌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似誤○王昭禹曰其隋則埋以藏之○王氏曰隋肉謂之隋隋蓋尸祭之餘○易氏曰藏其隋則埋於西階之東其服則藏於廟祧亦以明神所依也



周禮訂義卷三十六

謹案卷三十五第十一頁前五行刻而出也刊本刻訛琰六行同今並改

第十五頁後五行註又文駔琮刊本駔訛鉏今改

第十九頁前八行故以宛刻著其義刊本脫刻字今增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諸臣有命刊本臣訛侯今改

第二十八頁前八行定上下之志莫先於此刊本莫訛具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二行春秋桓九年刋本桓沿宋諱作威今改

第三十二頁後六行諸侯有五儀而命數止有九七五三等刋本七五互譌今改

卷三十六第四頁後二行註衣法天數奇刋本衣譌裘今改

第六頁後四行註蜼冬也刋本冬譌方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二行注亦沽而小者也刋本小譌

少據賈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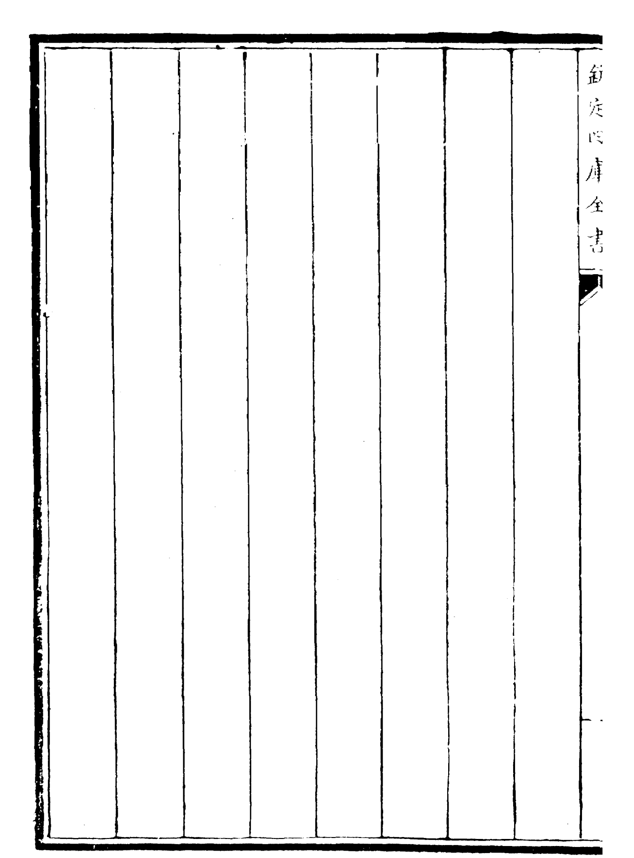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頁前一行廟所以象生之有朝刊本朝

訛廟令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註祝命挼祭刊本挼訛綏據

禮記改　又前五行註肺祭扌刊肺刊本扌訛刖

據禮記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録舉人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趙存與